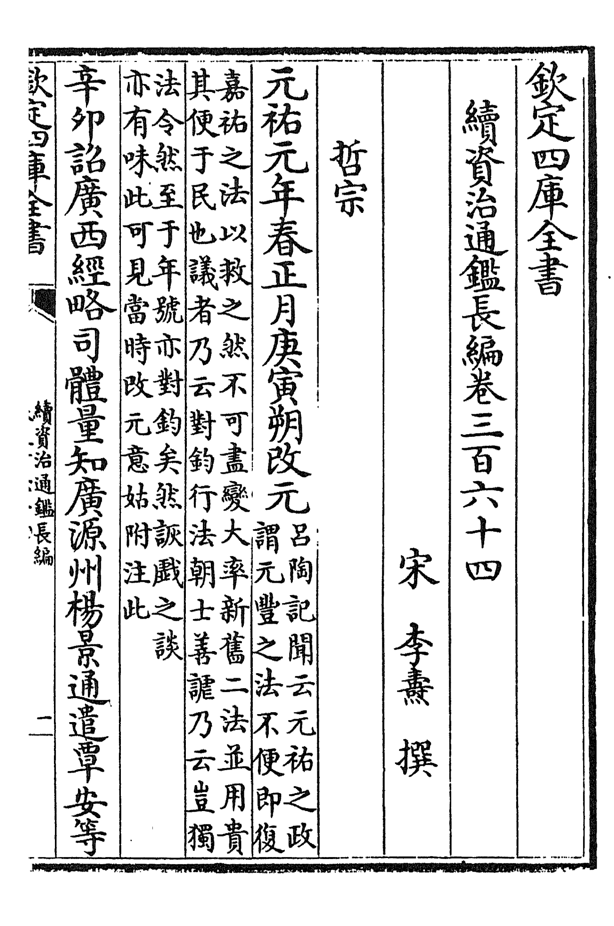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呂陶記聞云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不便即復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並用貴其便于民也議者乃云對鈞行法朝士善謔乃云豈獨法令然至于年號亦對鈞矣然詼戲之談亦有味此可見當時改元意姑附注此

辛卯詔廣西經略司體量知廣源州楊景通遣覃安等

劫虜邊民仍移牒安靜海軍閗不遵詔敕端由

壬辰詔曰久愆時雪慮因繫淹留在京委刑部郎中御史開封府界令提點司諸路州軍令監司催促結絶先是上封者言竊惟時雪未應隂陽不和意者刑獄未至欽恤法令未至寬平官吏未至恪職文符多所滯留上下偷安以苟目前洪範曰肅時雨若此其上下不肅之所致歟朝廷任事之臣不同心憂國人懷私意有所詆欺歟下者六曹尚書侍郎不以其身許國而郎中員外

雖不材不勝其任與不悉心職事者不為朝廷别白才否而去留之郎中員外胥吏不任事稽違懈弛不加繩治一切寛假浸以成風自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領之其獘且爾況百司乎臣愚以謂宜下詔恤天下刑獄命從官分治在京獄事蠲除法令與祖宗朝畀異意者飭尚書省在京百司務恪其職使皆以身任責有不如吉御史諫官以次條陳其失朝廷按而行之不赦如此則陰陽和天地應雪以時降氣序和平矣此據章奏録第一册乃八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不知言者是誰雜録繫之劉摯然摯有章論無雪已載八年十二月末矣恐此非也當考之

乙未詔前入内東頭供奉官配汝州牢城韓永式特放從便永式嘗為經制瀘州夷賊司照管軍馬公事及韓存寶逗撓不進殺平人効級被誅永式以罪連坐特配沙門島三徙汝州牢城至是其母復引赦乞原放特從之

丙申以朝奉郎權發遣淮南轉運副使路昌衡承議郎工部郎中吕大忠並權發遣陝西轉運副使要見吕大忠措置絶

和市事司馬光與密院咨目有此然大忠行狀殊不略載當考十月二十八日大忠依舊陝副　權發遣開封府呂大防言準朝旨復置縣尉弓手欲乞將府界諸縣應係捕盜文武官吏并應干捕盜人等並隷本府與都大提舉司同共管轄其賞罰委本府一面施行從之十二日朱光庭云云二月二日劉摯云云可考復置縣尉弓手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揮此月二

戊戌宗正寺言玉牒官黄履奏自神宗皇帝登位以來玉牒屬籍類譜並未修欲乞將合編年分自熙寧十年至元豐八年三月初五日終準式編修從之　侍御史

劉摯言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道無敝而道之寓於刑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禮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祖宗創制造法趣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于寧民適治所謂道之亡敝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聖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絃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

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于法之敝相為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禄是也始者以縣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弛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剗祖宗差役舊敕為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于下五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槩斂之盖於賦税科調百索貫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歲歲輸納無有窮

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鑛農家無錢鑪今所輸必用錢
而地土所出惟是帛絲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廹
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産或以
倍稱之息舉債于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
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改務欲敷
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今
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等户少富縣大鄉上户所納
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

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今日歲被重歛之害孰為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卹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于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剥損下益上為國取謗大失朝廷惠綏生靈本意臣竊見縣役昔者有至破產而民憚為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

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為一歲之出盖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于農民矣農民既除此一重役外惟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於舊制縣役輕矣治於人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為哉坊場之法舊撲户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擡價數輙有剗奪祖宗非不知增價之為公家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悦目前之利必

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
之于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
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囊槖虛造抵本課額既大理
難數辦于是百敝隨起決至虧欠州縣勞于督責患及
保任監錮係累終無償納官司護惜課額不為減價則
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
增價之所得於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盖財利可以
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捐分數與民共之則公私相濟

其利長久臣欲乞罷買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見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為永額一用舊法召人庶乎承撲者無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禄之法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户差充者有投名雜用者入仕之後既以紧司之優重迭相出入為酬折又積累歲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為便比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

之禄遂假其說資以掊民殊不知三代已遠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禄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槩斂民錢給為吏禄不重之則不足以募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内外之吏除重法人外其他每月所給無幾于利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已不貲無故竭民財而為此是誠何為哉至于所謂重禄以行倉法尤非義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財則臣

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既嚴則吏必畏故令下以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也敗者少也非敗者少也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聲匿跡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稍涉疑晦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諭意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亦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

所當矜恤也吏受賄于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足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為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禄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除熈寧以前舊法有禄公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禄並行減罷臣愚誠不知忌諱今衙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弓手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禄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靡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熈寧新法苟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於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謂

免役錢籍于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多有賴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于司農非有特敕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于國用況祖宗以來至于役法未改役錢未斂以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為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取之有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為公家納錢爾不幸連年有災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流亡轉徙為溝中瘠而強梁者賒死忍命不得為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生民

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奈何以為不刋之令哉古者藏富于民誠令百姓賦稅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臣故以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亦可罷去以見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顧臣之言蓋其略耳至于法之纖悉或參差牴牾宜有晝一之論欲乞於兩制臣寮選差明于治體

達於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而三省執政官典領之以待聖斷施行新録載摯此疏于二月六日司馬光所陳十害之後盖因降出施行方載也按章奏録其實以正月九日上今附本日

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伏見熈寧以來變新役法其意欲以均惠利民盖富厚之家安享休佚而貧民日入于困乏欲乞指揮下諸路轉運提舉官合郡縣之議究心斟酌裁畫上聞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臣伏以免役之法行之已久深見其獘當有以變而通之臣謹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

奬陳于前惟陛下採察幸甚安喜户一萬三千有餘而
第四等之家乃踰五千每家之産僅能直二十四緡而
上即以敷納役錢歲歲無窮其出於至貧可見當役法
未行時第四等才一千六百餘户由役錢額大上户不
能敷足乃自第五等陞三千四百餘户入第四復自第
四等陞七百餘户入第三自舊以來等第之法三年而
一陞降須其家業進而後陞之民乃無怨今下户之薄
產未嘗有所增而直陞其等俾輸役錢以區區之一邑

而歳斂一萬四千七百餘緡則斂法太重而民力不能勝民力不勝而望民情之不怨其可得乎按歳支募錢之外撥以為保甲封樁錢者常三千八百餘貫實無其役而封樁之是何名也今雖許留寛剩二分之餘悉蠲減之以為大恵然雇募之用封樁之數寛剩之額猶為不輕而終不以為平臣每見下户之輸未嘗不出於艱難窘蹙之中而州縣未嘗不得于鞭笞苛逼之下夫強人情之所難者終非可久之道使其當役而免之猶可

也而大半下户自終身不當與于役今乃令歲歲輸緡謂之免役竊以謂本不當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緡以為常賦耳昔者差法行時鄉民之被差為役者皆自役曰應當門户人人保家處身有重惜意莫不擇子弟之良者以在公倚之以幹則辦倚之以財則不欺緩急之間得所藉賴雇法一行其名既賤其人遂輕棄身應募例多市井澆浮之羣小罕復鄉閭篤實之編民防之稍踈則冒犯者多繩之差嚴則逃亡者衆郡縣為之勢

輕而事危甚非所以重根本嚴緩急持久遠之法也其歛于民之弊既如此雇人而役之其弊又如此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乎推安喜一邑可見河北一路推河北一路可見天下臣愚伏乞罷免役法復差法如嘉祐勑獨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共為助明年易十戸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矣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之禁

則雖不助猶可為今所謂助者不過助役者之家歳用而已無厚斂也誠能如此人情莫不懽欣交通以安業而郡縣無事于督責矣天下之美政也此實今日之先務如允臣所奏乞選用一二練達世務洞知民情之人典領置局詳議施行庶可以盡久遠之利又言舊日坊場河渡皆以酬賞長名衙前今若行差法又使合為衙前之家自相助又禁之不復令有所陪備則坊場河渡之入自當歸公家惟乞别定平價以救太高之弊又言

近日指揮許雇耆户長其耆長須得雇第三等以上人户則是朝廷知浮浪之人不可以當役矣而不知上户之人不願于受雇也不願則必陽為雇名而陰用差法此郡縣必然之理也謂之為差則與雇錢謂之為雇則用差法臣以謂不若明用差法之為便也況三等已上自當為耆長耆長又無所陪費枉于下户斂錢以與之伏乞詳度早賜改用差法以寛貧民天下幸甚嚴叟又言伏見自行雇法已來天下倉場庫務皆市井流浪無

本業之人應募以當役通保人家產有不滿一二百千而主當官物數十萬緡者其人既無所藉賴往往輕于犯法一為欺盜隨即逃去盡其所有不足以償萬分之一雖得而殺之何補于事竊以謂此等小人亦非自致于禍乃罔之至此耳臣請復差鄉户主當天下官物使郡縣得所倚賴而免公家無窮侵隘之弊脫小人無窮刑禍之苦其差法之詳臣近已論奏伏望早賜指揮施行以幸天下又言如朝廷未以為信即乞下諸路取會

自行雇法以來官物欺隔總數若干當事而犯法已斷者幾人逃亡而未獲者又幾人籍沒其家而不足以償者又幾人即可見法之便不便又言臣近奏乞選任一二深練民事之人典領置局詳定差役法此實天下之民朝夕所望伏乞陛下早賜指揮施行以慰人心舊録于二月六日從司馬光言罷免役錢其下即載劉摯言乞以坊場錢募衙前其餘役人並用祖宗法又載劉次莊及王巖叟所言按摯言實以正月九日上今全載于本日光言亦別全載于正月二十日巖叟言不知以何月日上今附見正月九日摯言下獨次莊所言無他本可采姑從實録附見摯及巖叟間舊録主張新法抹殺正論

略舉數語固無足怪新録不復追尋止因舊本誠大疏也

己亥以諒闇罷景靈宫朝獻遣官攝事

庚子詔諸軍差出者每日特給口食將校三升兵給二升舊惟防送者給口食餘並分擘家糧為路費吏部尚書曾孝寛言其不均請別立法故有是詔此據編録册增入

辛丑朝散大夫光禄卿吕嘉問知淮陽軍以監察御史孫升言市易之法初行嘉問實領其事罔上壞法失陷甚多故有是命舊録云始先帝復泉府司市之官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價買之

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故立市易法而嘉問實首推行之至是欲罷市易故監察御史孫升言市易法行之初嘉問實領其事罔上壞法失陷甚多小吏趙宣昨以吳安持公事特旨永不收敘而嘉問令改名收隸光祿又取隨入國故有是命

鄭州復為奉寧軍 舊録云詔鄭州依舊復為奉寧軍先帝弛民力役故併鄭州為縣以寬減役人至是又復其軍額新録辯曰但當直書州縣併復不應更立議論自先帝弛民力至復其軍額二十四字並刪去熙寧六年八月五日廢鄭州元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復之

詔朝請大夫監在京皮角四場庫務孫路朝奉大夫權都大提舉清河輦運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事 七月十二日兩人並改除時執政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决或謂衍曰此行可以自致不然反

為累也行徐對顧利害如何爾王事靡盬遑為身謀還
朝請以經制事還轉運司條罷為公私害者二十七事
歲減經費一百九十餘萬緡因與路更論疆事路以謂
蘭州棄則熙州危熙河棄則關中揺動唐自失河湟吐
蕃田鶻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逮今二百餘年非先帝
英武其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無厭之敵恐不足以止
寇徒滋後患爾熙河卒不棄行與有力焉此據張舜民
誌穆衍墓更須考詳舊録衍傳大抵因舜民墓誌新録
辨舊傳云大臣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决冀衍同已以
信其說此皆詆誣不根之言删去二十一字不知舊傳
實因舜民墓誌今當與舜民辨乃可然欲棄熙河此時
未也姑附注此七月八日當考四月二十五日除衍陝
西運判七月二十日金外孫路為陝西運判五年八
月二日衍代孫路往熙河蘭岷措置弓箭手土田
陝西提舉保甲官狄詠已下各等第與減年磨勘以按

閱集教勞也　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自元豐四年後應緣軍興添置官屬並罷仍具未興軍已前名數及今罷員數以聞內係要害合留亦奏聽旨

又詔鄜延路經略司以改元報夏國詔河東路轉運使司蠲入界人夫所失陷糧米　太皇太后出入儀衛並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內故事不可考者依慈聖光憲皇后例施行　禮部言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夾室所有翼祖皇帝忌及諱簡穆皇后忌伏請依禮

不諱不忌詔恭依　三省樞密院言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議太皇太后駕出合隨從臣寮起居對賜茶酒等儀式詔並從之其不御殿與從駕臣寮起居並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前一日傳宣駕出閤門依例奏前後殿並不坐不引見謝辭公事應隨駕臣寮內東門起居　工部言京城四壁城壕止以廣固人兵漸次開修更不差夫從之舊録云初都城自周世宗至先帝時一百二十五年矣隳圮因循莫敢議修先帝自熙寧八年俯抵元豐元年告畢五年又詔濬城壕至是未畢工乃有是詔新録辯曰修城事神宗實録已載此不必書自

初都城至有是詔五十七字並刪去

提點京東刑獄霍翔言近準朝旨諸路有經霖雨損壞城壁去處仰併功脩完淄濰萊州濵海城壁多摧圯欲于逐州調夫併功修築詔以人兵漸次修完更不差夫　三省言大理寺右治獄近勘斷公事全少其見管官屬吏人獄級名額依舊㕓廩廩禄欲左右兩推併為一推并減官吏冗員從之　樞密院言瀘南緣邊安撫軍奏蠻人乞弟亡歿新蠻頭領阿幾等刻牌乞赴官投降詔令張克明與梓州路轉運副使

李琮同共措置　左正言朱光庭奏臣聞天人之際未嘗有間災祥之應密若合符況代天理物之臣實謨明弼諧之任考周官則有燮理陰陽之説驗漢史則有災異策免之文臣伏見自冬春時雪未降儻歲一不稔則民將何賴當睿明之在御方責任于輔臣若不别白忠邪何以召迎和氣竊以蔡確之不恭章惇之不忠韓縝之不恥見于行事已極著明豈可尚容居位以累聖政臣雖已曾兩具論奏至今未見施行臣竊觀自古已來

君天下者任忠賢則治任姦邪則亂此不易之道也恭惟陛下圖治之始方一意致天下於太平宜鑒古之所以為治亂之由則忠賢不可不信任姦邪不可不放遠然今輔弼之間尚此忠邪未判欲以成治于理則難天時愆亢咎或由之伏望陛下上觀天意下察人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然天人協順善祥來格豐年之應固未為晚欲乞檢會臣前奏早賜睿斷施行此據編類章疏光庭以正月十二日奏此貼黄云為時雪未降乞任賢去姦

癸卯詔御史中丞黄履侍御史劉摯同舉御史二員

詔保馬别立法以聞保馬别議立法已見元豐八年七月十二日司馬光疏後不知舊録何故于元祐元年正月十四日始書新録又因之當考　詔應今日已前奏案所由官司並減元限一半了當以早决留獄而大理等奏案未下者尚多故也　中書省言點磨得宋用臣導洛通汴并京城所出納違法等事詔宋用臣降授皇城使添差監滁州酒税其根究錢物未明事件送户部結絶仍令本部具合措置事件聞奏元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用臣已責滁州監酒

實録與呂大防政目同但政目有其根磨不行五字實録無之舊録却有考究未畢而責新録又全削去疑此詔宋用臣下脫已字須更詳檢看八月十二日又罷點磨王巖叟王覿有言初令點磨當考月日元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自宣政登防責皇城監滁州酒元祐元年四月十八日又降皇城添監滁酒蓋前責未落遥防為監酒令落遥防但為皇城并添監也元祐三年六月四日四年八月四日當考

戶部言准敕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看詳所募耆戶長若用錢數雇募即慮所支數少應募不行兼壯丁舊既第四等已下舊不出役錢只輪充更不

支雇錢亦慮難雇募兼慮諸路提舉司州縣為見今降朝旨並創行雇募却于人户上更斂役錢欲乞應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及輪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條施行從之　河北路轉運司言乞相度黄河利害所自迎陽埽至北京界孫村口于今春内便行施功及先修舊河隄免新河枉費工向去夏秋別為大患詔李常等相度施行訖奏如不可行即具事理以聞去年十二月十四日今年二月六日四月四日　户部言

河東路轉運司支給優賞致闕糴本詔特支末鹽鈔一十萬緡　内侍押班劉有方乞避張茂則親詔特不避

詔商虢州保甲依舊更不冬教其乾祐縣保甲將來依例冬教　是日詔閤門司馬光呂公著自今前後殿起居特令别作一班止兩拜

甲辰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臣聞盛德之君必有所畏上所畏者天道下所畏者民心故常悦民心以求天道順天道以慰民心伏見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為災非

獨一方而廣及四遠麥苗槁顇水泉消涸變異甚大此天道之所以警陛下也民心嗷嗷日懼疾疫交生而飢饉繼作流亡無所而盜賊繁興非國家小事陛下何不于民心而求之今陛下仁愛之念固深且至矣然徒為祈禳小數以冀消伏則臣以謂未得所以求天道之要天道之要在民所苦者革之而不吝民所惡者去之而勿疑爾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非欺後世之說也惟陛下無忽幸甚臣觀天地之所以示意

于陛下者非不再三比者既陰而復晴欲雪而還已陛下知其然乎猶陛下于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也如陛下曠然判忠邪别是非除大害復大利使億兆鼓舞驩然一辭和氣上薄於天則天自將以膏澤嘉瑞答陛下矣何憂乎災變何事乎祈禱也哉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鹽之法流毒數路陛下固知之矣且優柔而未斷以絶其源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

也朝中之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狠戾相為朋比以蔽天聰詿下罔上不忠之迹著于兩朝天下之人皆願逐而去之以致清平而陛下反容而留之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伏望陛下上體天心下觀民意奮厲威剛一革大害一去大姦以為宗社無窮之休以為生靈莫大之福然臣章雖數上而天聽益遠言已極而聖心未回意者陛下以臣懷嫌挾怨不本天下公議而私出已意妄詆大臣願陛下

出臣前後章疏集百官于朝堂會議以决是非儻以臣言為非則臣甘從竄斥如以臣言為是則乞罷確與惇臣非敢有激也不然恐無以解聖心之疑而成天下之治臣不勝拳拳告忠之至貼黄今姦邪在朝格陛下之良心害陛下之美政者非一二人然莫如蔡確章惇為姦臣之傑也臣不得不先為陛下力言之惟睿明省納幸甚又貼黄臣竊聽中外之議皆望升祔後大有所變進忠退姦興利除害以滿四海之望而沉然不聞但聞

升祔後執政大臣無名轉官受厚賜而已今大旱如此正當如兩漢故事策免三公之時而反濫賞確等此天道之所以不順也伏望陛下鑒古而行以答天戒國家甚幸

丙午上御延和殿疎决在京繫囚除常赦所不原外雜犯死罪以下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丁未三省樞密院言高麗表内有太皇太后表及進奉物故事惟答以皇帝回諭敕書今欲依例從之詔高麗

賀登寶位進貢物並依條例回賜　御史中丞黃履言乞修正不用去官赦降原減條詔刑部大理寺看詳合去留以聞蘇軾自辨章可參照　御史王巖叟言近除太學博士劉涇學正謝文瓘不協衆議並罷之　御史安惇言開封府推官胡及縱獄子胡義拷無罪人死又推治公事漏泄獄情詔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元豐八年六月丙戌及依舊供職　御史劉次莊言門下中書外省置局設官編修六曹寺監條例歲月浸久殊未就緒欲乞罷局送六曹隨事修

立委三省屬官詳看詔見修條貫限一季畢如出限官吏添給勿給舊録云始先帝董正治官三省六曹之職而未有法守乃詔外省設屬分修未及上而有是詔新録辨曰既未有法守及分脩未上自不須備載自始先帝董正至有是詔三十三字並删去

禮部言高麗奉慰并賀登寶位使人進奉物合行回賜詔賜高麗國王馬三匹銀鞍勒一副衣二襲金帶二綿綺羅一百五十匹衣著五百匹絹一萬匹銀器五千三百兩奉慰及賀登寶位使副人從各賜物有差　廣西經略司言邕州横山寨主劉舜賓諜知歸化州儂智會

等將以九月劫掠山獠已牒邕州考覈詔智會向經交阯迫逐方還巢穴勢必不敢侵掠引惹釁隙慮緣邊官司為近經分畫希望功賞乃指交人生事妄以智會為詞兼自去年十月申舉至今尚稱未得其實且經略司去邊最近尚不能覈實則緩急邊防安得不失機會令苗時中速體量詣實若交阯無故侵犯宜即詰問不遵詔敕端由其男女被掠者喻使歸之事訖以聞苗時中知桂州

在元豐七年六月　館伴遼使所言國信使蕭洽等稱南使過

本朝生饒録目無大宋國賀正旦或生辰字今所賜録目却有大遼國賀字乞除此四字方敢收留尋面諭以久例豈可輒有更改直至回程終不收受詔雄州移牒北朝涿州其録目俟蕭洽過界牒送訖奏　刑部言准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開封府諸路州軍應奏大辟案稱刑名實有疑慮及情理可憫者仰大理寺並依法定斷并坐疑慮可憫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並具因依奏取旨若無疑慮及可

憫者即具鈔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一槩將舊例貸配破却律敕正條仍委門下中書尚書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本部看詳除已遵守外所有依法奏裁公案上省取旨從之新舊録皆如此　朝散郎集賢校理黄廉為户部郎中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未嘗乞赴闕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比陝西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末他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官吏羣盜通行數州獨河東保甲不為犬吠之盜司馬光

閒居往來陜洛間聞河東民言甚美因熟問治狀呂公著亦言河東軍興邊民德廉甚厚故有是除此據黄庭堅所作廉行狀增入更當考之朝奉郎劉昱為戸部員外郎此據政目

己酉詔太皇太后出入儀衛可添御龍骨朶子直三十六人御龍弓箭直四十五人御龍弩直四十五人皇城司禁衛五十人馬隊三百五十人東西班茶酒班殿侍共一百人快行增至二十人軍頭引見司監官二員并將帶承局等子依隨駕例衹應鈞容直并動樂殿侍候

將來開樂日取旨　是日司馬光始以疾謁告

庚戌侍御史劉摯言臣自去年十一月後來累具狀彈奏宰相蔡確不恭不忠貪權罔上無廉恥之節失進退之義營私立黨陰害政事皆公議所不容而朝廷安危大體之所繫天示譴告旱暵成災無爕理陰陽之德無厭服中外之望也乞賜罷免使之外補至今不蒙可否之命縁臣備員言路既已彈劾之臣則義不可止前後章疏既不蒙付外施行累乞上殿又不蒙指揮允許上

下隔塞情志不通公道不明邪正不辨今旱虐廣濶二麥絶望人之艱食疾疫已作盜賊將起陛下祈禱之誠非不勤至而和氣不答則害譴之大將誰召之哉陛下仁慈包容不究其故欲不失恩意于大臣則可也然生民何罪不蒙哀救假如不欲暴確前後罪惡則自當依古今典故止以災變罷去有何不可伏乞檢詳臣前後論確事狀盡降付三省若臣之言不誣即乞速賜睿斷罷確以答天戒以慰安中外若臣之言有不出于公議

則乞絀臣以謝確所貴忠邪是非有所分別無徒使臣紛紛之言煩瀆天聽也貼黄確罷則正人可以伸邪黨可以化確不去則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正人君子進則善政行天下安小人邪黨進則善政不行天下危伏望聖明深察又貼黄大臣邪正之辨士大夫去就之決在此一舉爾陛下何憚而不為之哉又貼黄君子進則能養小人小人進則必害君子進退之事臣非敢取必于陛下也然惟望聖意早有所定如欲用正人則速賜罷

確如有所不欲亦望速罷言者使善人君子早為去計免使他日被其禍害亦陛下之賜也今混淆雜進久不辨别非所以全善人也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己酉摯遺藁以此為第五疏正月二十一日上第一疏附八年十月末第二疏十二月六日第三疏十二月十四日第四疏十二月十八日第五疏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第六疏并第七疏今附此後第八疏二十七日第九疏二月七日第十疏二月十五日

摯又言臣近者累具章疏乞賜聖斷罷黜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指揮施行臣本以姦邪在朝豺狼當路故不避禍患以盡言責而陛下曾不省察豈徵賤之臣區區

之說不足以感悟天聽乎然臣之所言皆天下安危生民禍福大計非臣之利也今理難緘默伏望聖明略垂顧省無以臣之賤而廢其言天下幸甚謹按確本無學術又無德望因縁遭遇惟以鍜錬大獄排斥善良聚斂民財阿諛茍合致身執政仍以深中不測為履行附會取容為事業引置私黨相為表裏此天下之所共知也昨者神宗靈駕發引公然違敕不赴内宿及山陵使回略不依故事辭位而使其門下之人揚言于衆謂已有

定策大勲嗣皇倚頼貪天之功以固權位欺上罔下吏
無㢘恥至于假朝廷政事以行私意因王珪薨歿遞遷
門下方兼三省蹇周輔父子明有罪惡但以周輔在開
封日曾勘蔡碩欠錢兩事周輔皆為曲法平掩報其私
恩不使罷任如此之類亦中外之所共知臣已于前章
論列其詳矣今自去冬以來都無雨雪畿甸及京東西
近而易知也陜西河北江淮之逺有人來者臣每詢訪
皆云大旱則被災之地可謂廣濶百姓一歲之命惟頼

麥爾麥不登則民飢民飢則盜賊必起又疾疫相承而作天下之勢誠可大憂非小小災異乃上帝儆告以動聖慮也漢世水旱災變必策免三公而三公以災異引咎自殺者比比有之又曰烹宏羊天乃雨夫烹人非致雨之道而雨必可致者蓋桑宏羊聚斂姦臣也以謂烹是人則民心悅民心悅則天怒解而和氣應也前世及本朝凡遇水旱變異則執政之臣必須引咎自劾惶恐畏天懇求去位以避賢路以謝天譴蓋身為公卿職在

燮理陰陽故也確位居上相正任其責而恬然不以為意前日山陵使還不去今日大旱不去中外士論莫不驚怪謂確貪固寵禄實有輕朝廷之心將謂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際或未能盡知大臣充山陵使及因災異明有辭任典故所以幸於不悟而都不備禮自言傲然安倨蔑視公議今旱勢累月已涉春矣生民嗷嗷驚駭狼顧正是大臣恐懼待罪之日又是陛下思答天戒更張政事變置大臣之時也確竊據

日久姦憸陰害不忠於國無心於民與章惇死黨相結同力護持敝法沮排同列以隔塞陛下善政誰不憤疾而陛下覆之如天容之如地不判其邪正不辨其公私此中外士大夫未見其是非成敗之所在所以懐疑觀望未敢盡心展意於國家者也伏望憫此早賜早發睿斷明以故事罷職任使之外補則天下必安人心必悦天下人心既安既悦而天地之和不應臣當被欺罔之誅所不敢避然則陛下何惜去確以救四海之命較其

利害孰輕重哉陛下若以臨御未久恩遇執政不欲遽有去留今來聽政已逾年又改元矣尚待何時也若以皇帝陛下盛年左右須人輔導則自有二三老成道德之人何頼確哉確姦憸刻薄不可使久在陛下左右朝廷終無所益伏乞速賜指揮將臣前後論確章疏付外施行臣不勝愛國愛人區區之心貼黄若不早罷確職事則善人終不可立邪黨終不可辨敝法終不可改善政終不可行疲民終不可安士大夫終懐畏貳不得盡

心於朝廷所繫甚大伏望聖聽無疑早賜施行又貼黄臣昨亦論章惇乞行黜降今來未敢併煩聖聽候罷確日別具彈奏又貼黄水旱罷免宰相古今明有故事確位上相罪惡不少今止以旱災去位而免其貶竄掩其姦邪已足為幸於國體無傷臣獨區區如此者亦非狂妄自棄也蓋天賦愚直心嫉姦惡出於孤遠蒙置之言路見確無禮驕慢為天下之害所以盡言以報恩遇伏望早賜指揮為歳首發政之美摯遺藁以此為第六疏正月空日上按是年正

月十三日立春此云今旱勢累月已涉春矣或恐在二十一日第五疏前編遺稾者偶失之今仍附二十一日後

摯又言臣自去年十一月後來累具章疏彈奏蔡確乞賜罷免至今未蒙施行伏見祖宗以來執政臣僚苟犯公議一有臺諫論列則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彈擊又不過一二小事或發其陰私隱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蓋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議雖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今臣所論確之罪非一二也非小事也又非訐人之私門隱慝也皆是欺君罔上不恭不忠

貪功怙權無廉恥立朋黨極人臣之大惡並有實迹天下之所共知而王法之所不容者也臣言屢進極于忠憤矣而天聽愈高莫能感動今上天儆告旱災已成二麥已乾疾疫已作饑饉時至民將流亡盜賊將至羣情驚皇天命近止累月以來日青亡光風埃昏塞此何時也而陛下曾不以為慮天戒如此豈可不畏夫欲轉禍為福甚無難縁今日災變本非人君有失德所召也又非朝廷無仁政所致也止以今日政在大臣而大姦雜

處忠邪混淆無燮理陰陽之徳無厭服中外之望害流
生民人情憤鬱之所致也陛下專務包容使天下受其
患而獨幸此一二姦人何謂也邪正不辨是非不分如
黒白氷炭之不可同也宜早分辨之則忠義之士知所
向而善政立矣臣又竊料聖慈不欲傷恩欲待其自請
而後以禮數去之耶確之無廉隅貪權勢也久矣自去
年已來百術千慮為安身不可動之計則今日安肯以
水旱故事自請哉若或陛下疑臣排撃大臣有挾私之

意伏望降臣前後章疏付三省辨正是非早賜聖斷罷確職任以答天戒中外之心既安以悅則天變必回和氣應而時雨降尚可救枯槁災厲萬分之一伏乞速賜處分貼黄古者水旱策免三公及本朝已來大臣以災異未有不自請罷免闔門待罪者今大旱如此確位上相安然自處略不備禮足以知其輕視朝廷蔑無公議又貼黄陛下自去年以來凡政令未便于民者略已更改雖未能盡去其根本大害然節次所改者不少皆是

確久來護持以為善法者也而今合同衆改之前日不以為非今日不以為是則尚可以為大臣而責其事君之義哉蕪議者又以謂確深險而多謀今肯依從改為非誠心也蓋陽欲自託於正人以為安身之計俟他時復肆其志則今日善政却須變更臣觀確處心已見反覆則議者之語不可不察也惟望早賜罷確專任正人使善政畢立則後日不可揺矣摯遺槀以此為第七疏繫之正月而無其日

摯又言臣近具狀乞罷宰相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

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為職今宰臣姦憸有犯公議臣若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考遴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鄰敵畏下則衆庶伏其功名事業昭于天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人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敕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為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歴代及國朝故事

而略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
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
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
合奏及身遷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
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承勘兩次皆減裂平治其事故
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
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僚已經覃
恩遷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

欺謾聖聽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其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去年十月至今並愆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姦邪所召况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熈寧元豐間鍛鍊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姦偽變更祖宗政令誅求民財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稗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

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禄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見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為自全之計而賣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于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陵行屬官故事

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髙遵惠張璡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悦聖意下欲以餌同列頼陛下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略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為意在聖慈不失恩于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之去就在確之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乎今忠義之

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效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内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姦在朝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為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摯言確十當去事與八年七月六日戊戌九月十四日乙巳并此年閏二月五日甲午蘇轍所言須并考此章摯集有之遺稾獨無當考

辛亥詔以時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宫集禧觀祈禱　詔寺監闕官並依在京通用令六曹寺監官在假奉使聽以本處官兼外其主簿亦許權丞從禮部所請也新録削去　又詔改府界第十一將充京西第七將訓練鄭滑州軍馬依舊滑州駐劄以府界第十一將下鄭州步軍三指揮隷屬西京第十將下京西第七將下陽武縣步軍三指揮隷屬府界第七將下其開封府界第十將訓練尉氏陽武縣軍馬依舊尉氏

縣駐劄以鄭州復故也新録削去　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罷團教其教閱器械令赴官送納仍立府界三路私有禁兵告獲賞格從之　左正言朱光庭言乞委令佐揀擇弓手疲軟者易以應募保甲從之新録削去初七日呂大防云云　又言累降指揮下陜西河東逐路經略司禁止邊人不得與夏國私相交易訪聞私易無所畏憚詔將官及城寨使臣告諭地分蕃部首領及弓箭手人員把邉將校等覺察違者治之二月十一日詔可考　光庭又言此據編類章䟽

增入正月二十二日臣聞自陛下臨御以來思致天下元元于太平四海之内莫不懽欣鼓舞皆以謂升祔之後必大有為進忠退邪以起善治延頸企首日夕以兾今踰一年矣未奉明詔人意鬱鬱而上干于天故自冬涉春膏澤不下陛下焦勞在念靡神不宗以至親御便殿原洗囚繫然而嘉應未孚天其或者有以寤陛下所以致之之由豈非姦邪之臣充位而未去私心邪說交相為亂是以變為戾氣以及天下今一郡一縣不得其人尚為千里

之害而况身居㫖軸之任動繫天下茍非其人則害可勝言哉方今聖政日新自當風雨時若所以未然者盖由忠邪未分此天意有以寤陛下也儻陛下照見姦邪早行睿斷則和氣致祥固未為晚若蔡確不恭而心私章惇不忠而邪説韓縝不恥而冐寵是皆不足當大任臣已累嘗備論之願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竊以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恥之如此必無大公至正之心以陛下生靈為慮故於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

張臉肆為辯説力行醜詆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邪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惟務拱默為自安計執政大臣處心積慮如此姦邪惟陛下寛仁尚容在位然豈不為聖政之深慮者哉今夫内有青苗免役茶鹽等害未盡更張外有邉防疆埸之事未經處置以臣觀之是皆枝葉之害未足為憂惟其姦邪未去實根本之大患若根本之患除則枝葉之害何慮而不去哉恭惟陛下至明如日月無私如天

地凡所爲之政莫不曲盡于誠意惟是執政之間姦邪未去最爲根本之大患者舜之爲君放四罪而天下咸服湯之有天下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臣願陛下上法舜湯所以放四罪去不仁特奮睿斷罷去蔡確章惇韓縝柄任別進忠賢以輔聖治則自然三光明寒暑平風雨時休證不旋日而至矣　監察御史王巖叟奏編類章疏元年

正月二十二日　臣近以大旱上章乞早革大害去大姦以答天戒指言蔡確章惇相爲朋比以蔽天聰罔下罔上不忠

之迹著于兩朝乞出臣前後章疏集百官於朝會議以決是非今復累日未蒙施行臣竊惟陛下祈禱甚勤而天心未應旱虐日深民命近止陛下不可不思伏以水旱為災國家重事稽前代舊章則三公例當策免考本朝故事則柄臣自合遜辭今陛下有容既重退人之意而姦臣無恥又忘避位之心臣於此時何可循嘿蓋臣之所據是朝廷公器臣之所陳是天下公議虗公器而不言則負朝廷棄公議而不卹則負天下臣苟如此陛

下置之何用且自古以來置諫官御史正要為朝廷論大害言大姦與天子為耳目非欲以蔽天子聰明使姦人長惡也又自古以來天下大害莫不由大姦而成必先除大姦則大害自去臣前後所論二姦臣事迹甚明伏望陛下覽臣苦言察臣血懇臣非病狂何肯不藉身名妄把忠賢破壞不惜門戶故與權臣作讎陛下豈不知蔡確章惇受先帝恩深明知天下疾苦都不進一言告先帝知之惟是阿諛佞媚欺罔蒙蔽以安身固位而

已非先帝不聽其言也辜負恩德可為痛心豈有不忠於前日而望其忠於今日哉古人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今確葦之事陛下可觀而知之矣臣等之言陛下可考而聽矣臣伏料陛下固知確葦為姦邪但未能遽斷爾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先王之所深戒也願陛下早賜依臣前疏所乞施行上以答天意下以慰人心

貼黃臣竊以今日人心之望陛下猶陛下之望天意也陛下未有以答人心故天意未有以答陛下此理甚明

陛下何惜去姦邪以應天意為生靈之福

壬子刑部修御史臺察官功過歲終考較及比折分等法並從之

癸丑太皇太后駕獨祈雨此據政目增入實録不書

甲寅董戩遣人入貢

丙辰上幸大相國寺祈雨　内出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宫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

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宫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搢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地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予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工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舊録云神考始建原廟嚴奉祖宗豫設次序各依禮制後世不可得以增損至是承微意奉神考屈居後殿之列者累年以此可見姦臣之不忠耶新録辨曰此宣仁太后盛德以成神宗之美乃以謂奉神考居後殿非詔旨也自神考始建至不忠耶五十三字並刪去

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具狀彈奏宰臣蔡確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伏縁朝廷之上忠邪並立内外人情不安臣以為官備耳目之任義難苟止確之罪惡前後論列已詳今再論安危所繫之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于是天下之人無遠無近莫不欣懽厭服以望蘇息然光以至誠直道獨行孤立所恃者惟聖明特達之知而廟堂同列略無誠心助光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妬忌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

政而利于已也故每議一事則須口舌紛紜而後能决及政令既下則内外官吏猶懷疑畏持其兩端未肯悉心奉行皆以確之與章惇乃是前日欺先朝造法作令倡和護持最堅最久之人也今乃並據要路氣焰權勢震凌中外又布置朋黨曉夕計謀以固其位坐待他日反覆變更而執今日之事此人情所以恐懼而觀望未敢定心專志以事朝廷者實謂兩人故爾上則陛下雖有仁惠之政為確等所艱難而不得純被于民下則士

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為確所脅制而不得自竭于君則確與惇之為今日害豈不大哉臣不知陛下何惜一言去天下之大害也今司馬光老矣而病羸已甚萬一事有不幸光不能支持則陛下之仁政遂不復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復蘇矣陛下所用善人君子遂不勝確等陷害矣善人被禍未足論而使確等復得志則肆毒於天下必愈甚于前日矣陛下試思及此則社稷大計豈可不念之哉時難得而易失禍福之間容不容髮惟望

聖慈深思幾會早發神斷罷確與惇別選德望與光同心守正之人置之左右以成就陛下善政以綏安陛下疲民使忠義之人曠然無懼竭力以報陛下此事無難在陛下一言而已確等不去則朋黨立確等既去則朋黨消蓋小人邪黨本以利合若見朝廷利害已正則彼自亦隨時而化皆足以為朝廷用矣伏乞將臣前後論確等章疏速賜付外施行早罷確等以辨邪正臣不勝憤懣憂國愛君之至貼黃臣聞確等常在通進司探問

臣僚文字縁于歷内盡見抄上數目今雖蒙聖恩欲全愚臣故章疏未賜降出然留中文字確已知其數故已疑怒臣等日謀傾害臣跡甚危伏望體察不若盡出臣疏付外公行臣雖被責亦所甘心免被陰害又貼黄陛下雖用司馬光而反使確等牽制之故為政將一年矣雖更制改法利于民者固多而大病根本皆在又天下推行之人猶懷疑貳依違不肯盡心使民未能盡被惠澤也推行所以懷貳者以確與惇持權當路人畏他日

反覆之禍也伏望專任正人早罷確等則善政可以成
基本既定後日不可動乃萬世之利也又貼黄臣昨曾
有貼黄奏聞候罷確日别彈章惇今來二人為害一等
皆中外所畏者臣故于今狀同論之又貼黄確自陛下
即政以來其大罪犯公議者凡十餘事臣具前狀彈奏
今天下大旱日月已久災害已成陛下焦心憂民至煩
車駕躬行祈禱而確為首相正任其責略不引咎避位
以謝天譴以厭人心足以見其欺慢陛下矣只此一事

自合竄黜摯遺藁以此為第八疏正月二十七日上

丁巳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等言臣等見進讀三朝寶訓其間有祖宗時事與今不同者盖當是時天下初定與治平之後事體自別君臣論議亦從而異又有祖宗一時處分難以通行於後世者欲乞遇有似此等事特許臣等看詳更不進讀從之舊録云時欲改革先帝法度維等以寶訓中事有不可上聞者欲輒不進讀新録辨曰此是獻替之意兼奏陳畫旨乃敢奉行豈可謂輒不進讀自時欲改革至不進讀二十六字並刪去

河東路安撫使呂惠卿言本路太

原汾等一十四州軍正税之外别有和糴之名而未嘗用錢又不得與災傷檢放倚閣及不隨赦恩蠲免今朝廷雖除其積欠而不正其本根乞專委轉運提刑提舉司訪問民情立法聞奏詔河東路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與經略安撫司同共相度立法以聞惠卿家傳可考

中書省言元豐六年九月敕舍人各隨所領房命詞今除刑房間有責降牽復及兵房有蕃官遷轉外其餘差除並在吏房日常行詞餘並無詞命欲令依舊各僉押

逐房文字其命詞止依故事輪日分草從之元豐六年九月乙丑

户部言相度河北鹽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舊法通商從之八年十月十八日己卯初命范鍔同河北漕司相度鹽法王巖叟有奏議今遂罷新法悉用舊法也

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言宜州溪峒司申莫世忍乞遣人進奉詔許進奉更不令赴闕其表狀仰收接投進所進物令本司椿管以聞

司馬光呂公著既遷官有詔閤門光及公著正謝特令再拜不舞蹈恭謝景靈宮神御亦止再拜光尋以疾謁告是日二十八日丁巳

復有詔放正謝及恭謝光皇恐不敢奉詔乞竢疾間入謝依減拜指揮光自是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五月十三日光乃入對延和殿）又移書三省曰（移書三省密院不得其時附見正月末更須考詳）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疏事責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為今日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

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為相度别立一州一縣勑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叶力與賛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户雖愁苦上户頗優便常情議論已是非一若不於此際决志改之恐異日遂為萬世膏肓之疾公

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常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于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致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為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事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為易守格為難既出指揮已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

為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飢不可不預
為之備國家所賴為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
原國家不可不先存卹也欲加存卹莫若察其乏食之
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
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作擘畫散米煮粥徒聚為餓
殍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預先將常平斛𣁾在州縣者
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贍貸米委州縣櫄管許一面支破
常切覺察鄉村人户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

多少老小出給歷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户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到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即一切住支却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騷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擒之者賞以班行今既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

敢啟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
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
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又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
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為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
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宜畧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光
有看詳封事歷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
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
異以成聖志又遺書樞密院曰呂大忠言夏人乍恭乍

驁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使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檢門下開拆簿曾行下則大是悠悠徒為玩令一無所益須别立法云應漢户熟户與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即

時給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却一兩箇方能禁絶若西人往年興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遼夏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眆者遼人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累石時便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緊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址朝今

朝廷亦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敵狃于得志以
為南朝易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
何土地者國之本若敵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
成何國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
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
厚方欲措置熙河為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
人豈髙材英噐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
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

此徽茫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金帛遇冬教時委令佐選絶藝賞以銀楪子銀盌綵段如何又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正長所以鞭撻保丁只為未及分數未賞故也前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騍馬且彼無牡馬徒多養騍馬何為但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

指揮然監收亦不可不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收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今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常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邉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太約一篇止有兩幅吏去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會議彼亦有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絶又手書與呂公著曰自晦叔入都及得

共事每與僚寀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愊雖日多接

武猶隔闊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覿之期

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

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況至交益友豈敢反懐情不

盡乎晦叔自結髪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

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藴不施于今日將何俟乎比

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謹默太過此際復不廷爭事有

蹉跌則入彼朋矣願勉旃勉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

為已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于晦叔矣

昨日富家之諭不知何事當考與三省密院咨目及呂公著書皆不得其時今附見謁告論役法後更須考詳見欲作一文字即二月六日依奏劄子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此未見二月八日詔舉司措置存卹飢民弋俊三月二十八日陜漕言弋俊等在虢州南陽縣韓維論范鎮文字二月十日旌賞封事巽等呂大忠禁和市擇人代呂惠卿易熙河帥罷按閱保甲復監收裁減軍賞此數事當細考施行月日或訖不曾施行

戊午復瀛州東城鎮為縣　是月右諫議大夫孫覺言

臣竊見漢陳平對文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化之宜外鎮撫四方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也丙吉見牛喘問之掾史謂丞相失問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兩漢大災異罷免宰相者以其責在燮理之地太宗朝李昉以霖霪百餘日陰陽乖戾罷仁宗朝王曾以昭應宮災罷梁適以苛慝並作變異重仍罷水旱過常為大災變為宰相者當任其責

宰相不以為任則誰當任之今自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親政以來所以便安元元有所更易者其事不一下至閭巷小人山海殊絶之處莫不謳歌而鼓舞然而陰陽未和旱氣太甚經冬無雪春又不雨彌數千里粟麥失種此其為憂不一日二日而已也將恐編户乏食盜賊羣起良民受害浸為遠近之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親出祈禱憂勤切至徧走羣望未嘗一日而忘憂而蔡確韓縝視之眇然若不任其責者未有閉門引

咎上章謝罪引故事乞賜罷免天意有可知者前後雨雪少降而輒止陰雲稍合而復散意者揆務不勝其任和氣不格其應乎為宰相而無體國憂念之心愛民惻怛之意晏然自處若其事非已憂者臣以為此非大臣之道也伏乞依兩漢故事循祖宗舊例各賜罷黜以警百官二月甲申覽 又有兩章

侍御史劉摯言臣近具狀論奏僧惠信指論僧司重法吏人受贓公事已蒙付下大理寺施行然伏見聖旨指揮令據惠信經祠部狀內所指人

根究不得枝蔓臣看詳惠信元狀前于開封已曾斷遣
後經祠部已送推司會開封申陳言祠部不當遂朝旨
更不施行今既復以付之所司則所司自有推勘之法
若止究狀內人數即或有分贓寄贓之類及凡干證左
而不見于狀者皆不許其追照獄無所質何緣得情兼
祠部開封各係經歷若有不當自合一案推結況兩處
昨者互有所陳何可置而不問蓋狀內之事則於法有
禁若狀內之人於事相干安得不治自來朝廷送所司

公事止令依法或約束不使枝蔓未聞限定根究人數臣又慮進呈取旨之時不曾子細開陳致有如此處分竊慮勘司承望風旨不盡公理縱失有罪違廢典法欲乞再降指揮本司並依自來推勘條貫仍乞責立近限不得淹延若前來承行官司明有違法並令依條一處圓結奏裁
摯初疏附元豐八年十一月末此第二奏也據遺藁乃正月二十九日上今附月末